



傍晚的海滩上，一位老者与一年轻人交谈，话题看似浅显：做珍珠还是做沙子？这不是伪命题，而是个真切的问题——关乎人生，也关乎社会。因关乎当下，牵涉各方，各色人等竟都无形中卷入，众说纷纭。

金融老总摘下“鸿利来”眼镜一挥，豪情万丈道：“男子汉大丈夫，谁不做珍珠？咱就是一颗大‘珍珠’！看看咱最近这些项目……”

“你可拉倒吧！”房产大鳄腆着鱼翅、血燕撑圆的肚子，截断他的话头，“你那么多呆账、赖账怎么不说？光是‘过五关，斩六将’，‘走麦城’的不是你呀？至于我嘛，咳，近来也栽了跟头……”

IT巨头同影视大腕一同收回逡巡的目光。大腕把手中一叠“新星照”像废纸似的扔下，柔情款款道：“真正的大珍珠，还得看阁下。”巨头自负一笑，道：“过奖了！压力很大，外部环境不好……”

各路自视“珍珠”者不约而同地嗤了一声，倒有点“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悸动。

一位穿权力部门制服的汉子厉声接话：“‘珍珠’莫问出处，‘帽子’不分行业。现在有权就是爹，什么CEO、总裁，哼……”

“是喽，”一旁戴茶色镜的瘦削男子捻着手腕上的佛珠，语气安适：“俗话说：健康要靠常运动，人脉得靠常走动……”

“哪有这句‘俗语’？”穿职业装的妙龄女子打趣道，“正经俗语是：一天不闪光自己知道，三天不闪光没人知道。虽说称权称雄，财也称雄，有权是爹地，有钱是老娘！但情也能闪光，色也能闪光，歌里不也改着唱嘛：问世间‘珍珠’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情啊色呀，女人才是成色够足的‘珍珠’……”

她话音未落，几位带货主播已七嘴八舌插了话：“我是X百万，够不够珍珠？”“我是X美美，这个月正火，算新一代‘珍珠’了吧？”

“罢了——”老者听得烦闷，不由得一声断喝。这些“珍珠”，扒掉包装，内里究竟是啥？

有句话说得好：菜市场满是吆喝吹嘘，珠宝店却向来沉静。老诗人鲁藜的《泥土》，若改后两句，正能启示那些自视珍珠、盼着“天上掉馅饼”或者“幸运救星”的人——

老是把己当作珍珠

就时时被埋没的痛苦

把自己当作沙子吧

与石子水泥一同铺路……



霜降日，刚从北方来到北海的我骑单车出行，竟觉温暖如春。路边兰花草开得正盛，红樱花团簇似火，夹竹桃花若彩蝶栖枝，桑叶牡丹零星绽放如火苗跳动。银浪湾体育训练场里，一辆拖拉机模样的车在足球场内绕圈，不像剪草，倒像把草往实里轧——莫非草坪也需如冬小麦般轧过才好？

市花公园入口处的凤凰树叶羽轻飘，树后广场的花廊绿多红少，三角梅似刚苏醒，唯有东头几株开得早，一团团紫、白、黄花很是惹眼，几位红装女子在花丛中穿梭。我站在平台西望，高、中、低三层新绿随清浅的渠水延展，其间缀着零星的花，俨然一幅春景图。

行至侨港海滩时，风把云扯成轻薄的棉絮，漏出蔚蓝天空。海面因半阴半晴，半边浊如浅滩，半边清接长天。数不清的大小船只疏疏落落停泊，一艘白色客轮从国际港驰出，穿过渔船划向远方，载着游人的快艇翘首疾驰，在海面划出长长的浪花。一名海钓者立在齐腰的海水中，两名穿泳裤的男子在沙滩追逐，一位母亲带娃挖沙筑垒，不时传来欢笑声，一群年轻女子对着手机舞蹈，更多人踩着水波在沙滩上行走寻觅。

我脱了袜子，挽起裤腿，穿凉鞋踩进海水。初时微凉，很快便适应了。我边捡贝壳边东张西望，手中贝壳越攒越多，索性捡根木棍，在海浪暂时冲不到的沙滩写下“霜降”二字，把贝壳镶在字迹里。手中的贝壳不够，再到周围捡拾。如是三番，完成了作品。路过的人多视若无睹，也有几位围观。一位姑娘走来问：“叔叔，你是摆自己的名字吗？”“不是。你看看是什么字？”她惊喜道：“是‘霜降’！”我知道了，昨天是霜降！”征得我同意后，她呼来同伴拍照，几名游人也驻足用手机拍下。

我欣赏了一会儿自己的作品，拍了几张照片也离它而去——海浪终将冲去这创意。可我来过，这创意让自己与他人都快乐过，这就够了。若海浪把它冲走，权当大海也喜欢，收了去。想想就很有意思，于是有了四句诗：“霜降北海天返暖，骑游侨港到沙滩。捡得贝壳歇时令，海浪与我都喜欢。”

新寓言

沙子与珍珠

◎齐世明\文

王威\图

檐下书

父亲的九里香

◎李 顺

冬日阳光正好，我带着孩子和侄女们在院子里布了小茶席，摆上点心水果。小家伙们围着叽叽喳喳喝茶时，女儿突然惊喜地喊：“妈妈，树上掉红果子了！能吃吗？”

我接后果子，忽然愣了——抬头望去，满树红果缀在枝间，原来当年送父亲的九里香，早已长成高大乔木，冠幅伸到二楼阳台，枝叶密得能遮半院阳光。当年那株细弱的苗，被他养得成了“华盖”。“这是外公的树，是妈妈八岁时送他的礼物。”我捏开一颗果子嗅了嗅，对摇着我手追问的孩子说。

那年跟祖母逛街，我在路边地摊看中一盆九里香。坐客车回家时，我把它护在怀里，生怕颠坏了，它的枝叶细弱得像我的胆子——那是我第一次敢给父亲送礼物。他接过时眉峰仍锁着，指尖蹭过花盆沿，只说“盆太小”，转身就掘了花园的土移栽。我站在墙根看他弯腰的背影，衣袖沾着泥，连个笑都没有。晚饭时扒拉着米饭，我偷偷想：他果然不爱我，连我送的树，都只配随手栽进泥里。

往后多年，这树成了院子里最“固执”的存在。父亲总嫌它长得野，隔年就拎着剪刀去修顶，铁钳似的手攥着枝丫，咔嚓几声，新梢就落了地。我撞见了忍不住嘟囔“树都疼了”，他却掸掸手上的叶屑：“长疯了占地方。”语气冷得像门口的石凳，我撇撇嘴离开，连他后来蹲在树旁松土的动作，都没回头看过。

那些年他对我似乎只有严厉。我和伙伴疯玩晚归，他开着摩托车找到我就骂：“阿顺，你很威风是吗？整天到处跑，这么晚都不懂回家，还要人出来找。”我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我总觉得他对我没有“温柔”二字，连院子里花开，他也只给月季和蔷薇浇水，这棵我送的树，好像也跟着成了我青春年少时“不被偏爱”的注脚。

直到我有了孩子，带着孩子回家。父亲刚好从内屋出来抽烟，许是听我和孩子的对话，忽然对孩子们笑了，抬手折了枝带红果的枝丫递到孩子手里。阳光落在他的白发上，我忽然想起很多被忽略的细节：他去广州交易会，总给我带回漂亮的大衣、鞋子和铅笔盒；每年九里香开花时，他会在树下抽烟；我在外地上学那些年，他极少给我打电话，但每次我放假回家，他都会开摩托车去车站接我；偶然推开他房门，看见墙上贴着我结婚时的婚纱海报，边角已经翘起，却干干净净；他年年给树修枝剪叶，才让它长得枝繁叶茂。

原来他的爱，从不是锁在眉峰里的冷，而是藏在树的年轮里，一年年绕着我长大的温柔。

暑假再回家，那时九里香开得正好，像是把整



九里飘香 李顺 摄

个夏天的热闹都缀在了枝丫上——深绿叶片间挤着数不清的小白花，每一朵都舒展着五片嫩白的瓣，瓣尖沾着极淡的黄，细碎得像揉碎的星星，又绵密得像落了半树的雪。抬眼望，整株树都泡在花中，紧密得看不见空隙，风一吹，满院都浸在浓香里。

父亲坐在树下吹口琴给孩子们听，欢快的曲调裹着花香飘远。一曲毕，我问他晚上想吃什么菜，他没说话，只把口琴往边上挪了挪。风吹落一地花瓣，也落在我们中间的桌上，像那句迟了三十几年的“我爱你”。

如今这棵树还在长，花年年开，果岁岁红。我带着孩子回来，总爱蹲在树下，讲当年那个八岁小姑娘，抱着树苗忐忑地等父亲笑一笑的故事。父亲坐在旁边听着，会伸手摸摸孩子的头——他的温柔，终于从树的影子里，落到了我们的生活里。

风又吹落了花瓣在孩子发顶，这棵我八岁时送父亲的树，早已长成了家里最温暖的屋檐。

岁月笺

竹椅上的重阳

◎邹凯丽

奶奶家屋后不远处种了些竹子，我曾问她，为什么以前没什么食物吃时都不挖竹笋，她说，“竹笋用来长竹子，做扁担，编竹篮、簸箕、谷箩，做家具都不够，哪里敢挖来吃。以前村里人偷了一棵大竹子，两家人大打出手，不是开玩笑的。”竹子在生活中常常要用到，即便发现新生的嫩笋也舍不得吃掉。

老家的第一把竹躺椅是爷爷做的，爷爷还在时，大都是爷爷使用。这么多年也不知换过多少把，而现在这把也不知是奶奶的哪个儿子给她做的。奶奶生了四儿三女，还认了一个干儿子。村里人都打趣她，“老老婆，你还嫌生的儿子少？”她却只是哈哈笑。如今奶奶已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之一，平常都是她自个待着，偶尔九叔带她到城里转，找她另外几个儿子。

每天奶奶醒了，她的竹椅也就“醒”了。奶奶时不时躺上去，拿着她的专属蒲扇眯着眼看门口的鸡、狗儿，手指轻轻摩挲竹椅的扶手，像跟她的老伙计絮叨家常。有时我们带孩子回去看她，她就会指着家门口对面的田地，说她年轻时种红薯、种甘蔗、织草席的日子，声音里仿佛还携带泥土的气息，那些挥汗如雨的时光仿佛就在昨天。

午后的时光最惬意，竹椅成了孩子们的“专属玩具”。奶奶则在旁边坐上了板凳，一边用那破旧的蒲扇慢悠悠地扇着风，一边给孩子们讲“老虎外婆”的故事，讲她小时候被收养的故事，她满嘴没有一颗牙，可丝毫不影响她唠叨。我们也摊开草席坐在一旁，听着听着就打起了哈欠，孩子在竹椅淡淡的清香和奶奶温和的语调里进入了梦乡。



野海（水彩画）

董艺 作

孝亲录

刮胡子

◎符龙强

刮胡子是成熟男人的日常，我年过半百后换了电动剃须刀，倒也省心，唯独帮父亲刮时，得用回手动——父亲快九十岁了，有些痴呆，长硬的络腮胡自己打理不了，若我们这些在外闯荡的儿女一两个月不回老家，他半张脸被白胡子罩住，活脱脱一副马克思的模样，电动剃须刀根本对付不了。

有年重阳前夕，天气微凉，我和父母坐在老家大门前的长椅上，看绵绵秋雨打在晒谷坪上，溅起一个个小水花。“老二，帮我刮胡子。”父亲突然转头对我低声说。我看向他，一寸长的白胡子快遮住乌紫的嘴，便打退堂鼓：“我自己刮都常破皮，万一伤着您……”

父亲眼里添了些失望，抬手摸了摸胡子，浑浊的眼睛盯着我，有些央求似的又说：“我胡子长二十多天了……你帮我刮，刮，刮破皮，不怪你。”父亲竟有些口吃起来，我没法拒绝，让他拿来刮胡刀装上刀片，小心翼翼地从他右脸颊开始刮。刀片在他脸上游走，脸颊到腮帮，再到上下嘴唇、下巴，每一下我都胆战心惊，生怕一个晃动，锋利的刀片就在父亲脸上留下印记。

幸好，刀片过处皮肤无恙。刮完后，父亲拿圆镜左右照照，终于露出满意的神色：“刮得我……年轻十岁，往后我的胡子，就交给你了。”

从那以后，帮父亲刮胡子成了我的牵挂，每隔十天半月就回老家一趟。帮他刮胡子时，和他聊些家常，听他说些过往，父子情倒比人前更浓，父亲脸上的笑也多了。母亲总在旁羡慕：“要是我也有胡子就好了！”

如今重阳又至，想起父亲刮完胡子后的满足模样，便觉得这把小小的刮胡刀，刮去的是岁月的风霜，留住的是心底的暖。只愿能多帮他刮几次，让他脸上的笑意，久些，再久些。



村居（水彩画）

包建群 作

风雅颂

北海的风

◎孙静君

时而是轻微的爱抚
时而是霸道的推搡
我不认识你
却愿意在你的温柔或残暴里
深嗅你的味道

催促三角梅的问候
监督海浪的亲近
赠送美人树花朵的暗香
徜徉在你的领地里
爱的是你家里所有的摆设

来自北方的我
也像你一样
穿梭于街巷中
披挂着北海的夕阳
沉浸在美好的珠城时光

送你一幅桂林山水
请你在画中的漓江打卡
在阳朔在龙脊在瑶寨
又一次感受
重逢和离别的滋味

送你两岸旖旎风光
还有十里画廊
刘三姐和阿牛对歌
勾起你青春的记忆
那些爱与被爱在时光中交替

送你一江秋水
洗净你的眼眸
在镜头里，你和
漓江山水一样独特
余生请与爱你的人再相会

◎马 克

相聚漓江